



具足信願行決定上品上生的我見

釋靈源

淨土，為與佛人的總歸。無論敦密律禪，總不外唯西方的變化土，藉彌陀願力故，純淨無穢。所以談淨土，獨指西方為標準。欲生淨土的人，必先具足信、願、行、三種資量。「信」要堅固。「願」要廣大。「行」要努力。要念念增上，與佛心佛體密相契合，則所作必辦。信願為導，重在行字，非努力不可。懶惰延蕩，是修行人大忌。中峯國師三時繫念文云：「縱教今日成佛去，樂邦教主也嫌遲」。這兩句話，深顯彌陀的悲心助長我們信願行的切要。現在再引據經義，以明依教修行，上品上生穩可取得的義理。

如法華經信解品的義理來研究。不但是本經中的信解品；若能依此信解悟入佛之知見，便可

以解達其他許多大乘教義。我們若能具足信解，依教起行，即時可以信得上品上生，自取不難也。因為法華經，在娑婆是釋迦牟尼佛說，在極樂是阿彌陀佛說。佛身雖然不同，而所說的義理，是無二無別的。所以開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，即是開阿彌陀佛所說的法。佛佛道同。可惜我們業障太重，不能如智者大師，親見靈山一會未散。所以一定要從信解入手。既然知道大富長者

的密意，不應勞慈父遣使追我。更不敢再勞長者，脫珍着敝，示同我形，苦心勸誘。我當不作窮子，流浪他鄉。應當直接歸家，往生極樂。我不住於中下二品，即是不作除糞事業。投長者前，無畏無懼，直認我父。此是信解之義，得而用之，必生上品無疑。若但讀誦，而不能會教歸心，攝他歸己，則辜負了愆意，亦辜負了佛意。猶如

更觀一切諸經的義理，了知諸佛菩薩，大悲所有功德莊嚴，充滿有情及器世間，且無代價的施與一切眾生；可惜我們無真正的信願行，不肯淨身口意三業來接受。與佛愈離愈遠，怎能望其隨取隨得呢？至若要求與佛接近的方法，當以至誠觀念，我已生於慈父心蓮的當中；我從慈父法化而生；四十八願即是我應發的願；亦是我度眾生的家業；我從慈父佛口而生，我是彌陀親子。此願更為殊勝，往生超過上品，直投王胎，為王太子，紹王法位。如是信解，佛最歡喜，依此信受觀修，必能投入佛胎無疑。

上文所說是依法華經信解品，悟入佛之知見。取義在能子承父業。

又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說：「念佛人如子憶母」。這在使行人發心深切，即會歸自心本具的天真佛性，母子情契的理解。若會取經中密意起修，必須觀想母親慈容悲意，愛護於我；念念不捨我。我幸得獲人身，現身一切受用，皆是母親所賜。我觀想母親光明體質，無畏精神，種種莊嚴，不從外來；皆從我心所起。彼之一切，為成就我身的模範。如此成就，於是再進一層觀修，我亦如母親的光明身體無二，我亦得母親的無畏精神，母親的功德法財，不與愛子而與何人耶？我即彌陀，彌陀即我；天宣佛性，時時刻刻在相逢着。

這是依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，行證香光莊嚴，取義在子母不二。

子承父業，是念中攝願，屬於顯修。

子母不二，是觀中攝行，屬於密行。

一念是口業如法，觀是意業如法。有念有觀即是全體身業如法。

念中攝願，即念念智投願海。

觀中攝行，即心心境緣樂邦。

一如此念佛法門，極其精要，行者久久串習

南無阿彌陀佛



佛繪所者作文本(圖上)

前臨寶車，祇覺目前不知登程，當面錯過矣。倘若志取中下二品，雖亦歸家，仍然歡喜除糞。這所謂樂居化城，仍要還勞慈父，即非孝子。古德有臨終見銀臺接引而去，云我素以上品上生乘金臺為願。說畢，銀臺隱而金臺現前。這樣看起來，可知願力的關係極大。普賢行願品中，更說得深切，豈可忽易於願乎？

我與於世今不二並覺悟十念成異
既合歸入更有摩父子天並兩利值
佛身二千五百一十一年卯二月十日



，易得佛力加持，是如理增上的修法，攝境行果，一心不亂的境界。

此下更略釋上二義，都攝淨土五經。念中攝願者，善實行願品云：「唯此願王，不相捨離，於一切時，引導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。」此一刻那之得力處，係在平時之念與願的功行。此點應當特加注意。但初學念佛，或不具悲心與切心者，念中難以攝願。然非無願。又非無念。因所願狹小，或不正確。皆由宿習我執及貪瞋痴三毒之力所奪的緣故。倘若肯將行願品熟讀，細細的研究要義，都攝在十者之中。此十願要義；復攝在一句佛號之中。念即是願。願即是念。久而久之，念願融洽，自為會透露真心，親見彌陀。到此地步，纔算真信。彌陀的四十八願，本我所願。念念見佛心，念念度眾生。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此種生西法門，品位極高，總是上品上生，不待命終，即見阿彌陀佛，諸大菩薩，蒙佛授記，普利群生。

又吾人心中，本來具有諸佛菩薩大願的覺智，如寶藏庫。因不知故，埋沒塵勞，非仗佛力不足以資開發。故行人須明白佛理，修行方法，力行不倦，方能開發自心中的寶藏庫，出大千經卷，略表以明之。

念佛——是智人——念中攝願——是直指寶藏之處

修觀——是福人——觀中攝行——是開發寶藏之物

自利，有念有觀。利他，有願有行。方是具足福慧修行之人。

觀中攝行者，蓮池大師西方發願文云：「願禪觀之中，夢寐之際，得見阿彌陀佛，金色之身。得歷阿彌陀佛寶殿之土。得蒙阿彌陀佛甘露灌頂，光明照身，手摩我頭，衣覆我體。使我宿障自除，善根增長。」若以密乘觀修，願一切眾生同時皆獲斯益。此略舉一則，若廣釋經中妙義，述不能盡。

但初心修觀，或不具悲心，觀中難以攝行。然並非無行，又非無觀。因所觀不能清晰明白，不能親切專一的修持觀行。這都是由過去的宿習我見妄塵無明業力所障的緣故。

若將大勢至菩薩圓通章密意攝持，母即是佛，佛即是母，久久佛母一體，自會孝心現前。到此境地，方是真信心佛眾生三。差別。則能心心

親佛面，亦能心心利有情。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。此種修法，上品上生，最極穩當。又觀經中說：「欲生彼國者，當修三福；一者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二者，受持三歸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。三者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。」如能具戒發心，了大乘義，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等更為切要。又有過去父母，變為有情，正當孝度。發菩提心，申於觀行學修。智者應知。吾人性德中，本自具有諸佛菩薩大智光明，如日麗天，徧照常恒。但現在被雲所遮，非仗佛力不能撥雲見日。佛力者心力也。須自深切，發大菩提心，依教修行，則受用光氣耳。

修觀的方法，第一要信解深廣般若，並且要具正知正見。認識自己心力不可思議，發大菩提心求佛其加，方得感應，證入實相。如不了解方等深理，必須至誠恭敬，依經起觀，當得法益。

臨終測驗往生何道，頂熱生天，胸熱人間，躋下三途。這都由於其在生時，善惡觀念關係所致。尤以修觀的心力，關係極大。如趙子昂畫馬，其妻見馬臥床。昂懼，後改畫佛。常人所謂相隨心轉，毫不虛假。如心地端正，則品貌態度自然嚴肅。所以經中教人觀佛相好者，正是要我們改造心相。況且立刻見功，最直接的學佛體相用。此是從有相表法下手用功，而證入中道實相第一義諦。

窃念吾人得知三寶功德，能學能修，思其福報，超過人天。觀諸世間有福的人，必具福相，唯吾人無福無德的凡薄陋相，雖是幸遇三寶，又能學修，真是接受不了，由於障緣多多，故須常常觀佛相好莊嚴。即自心中具現三十二相。以此密意，體會佛體，仗佛慈力。則增長福相。內因外緣，得遇殊勝資糧，學修自當成就也。若念佛人，不注重觀想，便失其心心相應的道理。四十八願中第二願說：「設我得佛，國中天人，不悉成滿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覺。」故甚望念佛行人，應將三十二相影子，先於心地中攝攝修，如植樹有種，鑄鐘具模。因心心相好，果地自莊嚴。這是確定的道理，不可忽視。若說上品上生，未曾提及修觀，遂說不必修觀，那麼觀經之說

何用？況且大乘諸經，更是無處不具觀法。觀佛三昧海經說：「若有人一須臾頃觀白毫相，若見若不見，除却九十六億那由他恒河沙微塵數劫生死重罪。常作此想，大除障滅罪，又得無量功德，諸佛歡喜。」況能觀三十二相耶？善學淨宗的人，當知其所擇從。（上觀中攝行竟）

「念念智投願海」一句，攝淨行願品因該果海。又攝無量壽佛經，果徹因圓。「心心境緣樂邦」一句，攝觀量壽佛經。（含有密部生圓修法）又攝阿彌陀經。（即密乘所布曼荼羅境）

又開前二義，使觀念願行，融洽無礙。念中攝觀，觀中攝念，則因果互融於佛智。願中攝行，行中攝願，則事理圓洽於莊嚴。因果互融於佛智者，一念緣現妙相，三十二相悉於念中圓明。事理圓洽於莊嚴者，勝境概由願成，四十八願悉於境中表行。

以上所說上品上生的修法，略具輪廓而已。初步以大勢至菩薩圓通章為入手，是簡而易持的究竟心要。所言如母者，表佛的悲心大願，即觀攝行願品，無量壽經。云香光莊嚴者，即觀攝無量壽經，及阿彌陀經。母表佛的慈愛。願世情解亦確有骨肉關係，引發行人起真切的深心直心，及孝順心等。蓋吾人一念及母親，便會憶念母容，易令心境緣於相好，即能生智除障，是心地莊嚴法門，具有極大功德，並含有益助生理的功能。由吾人念佛觀佛的淨業心氣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。以其自身極微四大，於不覺中，隨心轉變。誠所謂剎那剎那的新陳代謝。如毒乳殺兒，由其母親於忿怒時噴心所壞的乳汁為害。（見印光老法師一函徧覆）惡念生毒，善念增益，這就是一個明徵。

又前文說的，念中攝願，此即願成就；觀中攝行，此即行成就。如是具願與行，安住必得上品上生的信心中，直往無礙。

最後妄擬一偈以表素願

無明不覺戀娑婆，（五濁惡世生死無已）
娑婆極樂較如何，（依正相比即生欣樂厭苦的信心）
念中觀佛觀中念，（願不離行，行不離願）
總隨導師出愛河，（觀是隨師而行不歷險難）
行